

乌米饭 飘中村

郑凌红

和乌米饭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一年也难得见一次面，就像牛郎织女相会。可是，我不是牛郎。乌米饭，也不是织女。只要想见，对一个吃货来说，总是有办法的。当然这样的称呼，多半是自己封的。人生在世，吃喝二字，总有一定的道理。现世的烦恼，总需要媒介去挥发，挥发掉了或是有了暂时不想动身子的念头，满足感就容易上来，心气也就会平和开来，看万物都是美好的。

心是通行证。当世界知道你在找寻美食时，它会为你让路。对乌米饭的认识，就是这样。刚听到这个名字时，觉得米饭的家族太庞大了，除了有白米饭，糯米饭，小米粥，薏米粥，竟然还有乌米饭。字面上的意思，自我理解个大概。乌米，自然是黑色的。至于怎么吃，怎么做，哪里是最佳的打卡地，此前并不了解。更不会想到，剥开外衣，它也不过是糯米饭的徒子徒孙。粳米自然也有一席之地，无奈上不了食材的榜单。还好，追根溯源，有时候得依赖工作的福利。它产生交集，走进风味原产地，让想有口福的人还了愿。

光阴转得快，一点不等人，翻过了一千零一夜。还好有记忆。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的乌米饭也有不同。第一次见到它，是在中村，一个有名的饭庄。说是饭庄，其实是有情调。有畲族特色，也有文化的凝聚。这种不经意间流露的气质，是养心的。这和中村的宣传符号“养心中村”很是贴合。没有裂缝，突然间就温暖了你。中村因处开化中心，如开化的心脏而得名。所谓养心，除了心灵上的修炼，由食物上的愉悦和满足，也可以打通物质转向精神的任督二脉。这种打通，机关在中村人这里，乌米饭是有仪式感的一道。口诀，在他们的经验里。

中村有畲族，农历三月三和立夏是乌米饭明媒正娶的日子。这两个节日里，主妇们会更忙一些，男人们对饮食之事也更上心。虽然他们不知道“岂无青精饭，使我颜色好”的养生佳品，就是熟悉的乌米饭。但传统不能变，程序不能少，虔诚心依然。日出而作，不仅是农时，也适用于炊事的前奏。上山摘乌饭叶，下山搓叶出浆，放糯米浸泡。数小时，再晾干。后煮熟，乌饭的香味就像少数民族的姑娘，让你有了不一样的感觉。除了香味，料也很足，有包容性。咸肉、蚕豆、笋片，都是应景食材。辣椒酱，豆腐乳，也是域外双雄。这些都让味道更棒，逼你慢慢在心中吐出两个字：好吃。

怎么个好吃？主要有两种味道。感官上的晶莹剔透，加上黑色的加持，有了至尊的神秘。口感上的甜或咸，吸粉无数，获

得了八仙过海的大众点评。这种点评，让乌米饭声名鹊起。乌米饭，白瓷碗，撒上白糖，眼睛亮了，口水出来了。清糯香，闪闪亮，有弹性。甜乌米饭，慢慢嚼，舍不得吞下，舍不得放筷。咸乌米饭，最好蒸一蒸。豌豆瓣、咸肉丁、乌米是桃园三结义。一黑，一绿，一朱红，还可撒几条黄鸡蛋丝，红绿黄黑，煞是好看，颜值上更胜一筹，抢占了下咽的先机。如果说甜乌米饭适合细嚼慢咽的话，那咸乌米饭更适合一扫而光。一冲动，就容易大扫除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抛却世俗烦心事，进胃里倒腾一番再说。毕竟，咸垫百味，食情更浓。试想，浅夏午间，阳光不燥，清风盈窗，围餐安坐，乌米饭双味穿插，小美好便无声流淌。

乌米饭也是由源头的。它有它的来路。线的一头从唐代开始，始于道家斋日的饵食。宋代起，成为佛家斋食，逢四月初八浴佛节，用乌米饭供之。它有它的传说。半山娘娘名头最大。避战乱，迁半山，摘叶煮乌饭治疮疾；守贞节，救康王赵构，得敕封，立庙塑像，传美名。它有它的符号。这个符号，能祛风解毒，不疰夏，不招“乌米虫”。这个符号，是传统民俗中最淳朴的制作流程。采摘不易，却充满寓意。立夏吃乌米饭，是被护佑的吉祥如意。也是从现在通往过去的感应，带着一方水土一方人的区域乡愁。

在行进和感受的途中，乌米饭的道在百姓的口中铺展开来。让我惊奇的是，这与多年前看过的影像竟藕断丝连。连的是目莲戏，连的是目莲的故事。其父多病，其母向佛，自己成了出家人。后祈祷未果，父亡，母生怨，行为异，被打入地狱。白米饭，母亲吃不到。上山寻百草，用乌桕叶把米染黑，成乌饭。孝行感动佛祖，母亲被放。又念其伺奉左右，功德圆满，便敕封为地藏王菩萨。后演绎传承，渐成乡土风俗。此外，也有《宝莲灯》中，沉香前往九华山，送饭给三圣母。贪吃的看门鬼好吃米饭，巧妙的是乌饭叶挤汁，保全了母亲的性命。

每次回老家，经过中村，总能想起那些不多的、关于乌米饭的食事。这个地方，有曾经的同事，也有现在的朋友。所幸，我没有忘记曾经的同事，也能常常想起现在的朋友。也许次数不多，却刻着往事的痕迹、未来的高光。一如，对一个地方，对一群人，对过去的自己的念想。

三月三，草木滋味蓬勃而发。立夏时，枇杷黄，梅子青，中村人举着乌米饭的旗帜，让夏的滋味跨过民族的门槛，给开化注入少有的味道，开化的味道。

山村古凉亭

留如藩

凉亭，为民间重要交通设施，旧时出门，靠步行，运输靠肩挑背驮，或独轮车推拉（又称羊角车）。为解决行动艰辛，山村才出现“凉亭”。

古凉亭的功能，主要是供人们躲风避雨，歇脚休息、遮阴纳凉。它多为长方形的木石结构，以几十根木头为柱子，架起人字梁，盖以瓦片，一般砌有围墙，耸立于崇山峻岭之中，屹立在蜿蜒曲折古道旁。它不同于用汉白玉为建筑材料建成的“纪念亭”那样庄严肃穆，也不像时下供游览观光的画廊及公园里“八角亭”那样豪华美观，通常外形简朴，不那么雄伟高大。如今，随着公路建设不断发展，交通工具日益增加，古凉亭悄然隐入历史长河，逐渐被淡化遗忘。然而，我生长在本乡本土，加之参加工作后，一直在基层乡镇工作，往返凉亭较多，故对凉亭印象较深。现特撷趣于后，既包含对故土的回忆，又慰藉自己的乡愁。

古凉亭所处地理环境，大都在前不着店、后不及村的荒野僻壤之地，当然，也有建在平坦原野、阡陌纵横田畈中间的，这是因为凉亭最富有实用价值和民本意义之故。它在峰峦重叠古道上，便于行人避暑纳凉饮水解渴；在原野田畈附近，可供村民下田劳动，存放农具物件、歇力饮水、吃饭休息、喂养耕畜等。

凉亭外形，往往能反映当地百姓殷实的愿望及建亭发起人家境富庶程度。如张湾塘林与下庄交界处山岙里的“歇岭凉亭”，建于清·光绪十年（1884），是当时白渡乡绅杜逢昌独资建造的。杜逢昌原与徽商交往密切，常往返于杭州做木头生意，为便于行旅方便，在凉亭开设茶室及休息室，往来行人络绎不绝。后因德兴革命烽火风起云涌，凉亭遭受损毁。我地下党为便于开展活动，便请一位刘姓大娘，在原址搭建简易凉亭，为“行人”提供茶水，饮用茶水付费与否，均为自愿。此习俗一直延至刘老太去世。

我印象最深刻的古凉亭，要算去苏庄路上的“解元亭”。上世纪50年代初，因工作需要，我常去与江西德兴毗邻的旧十八都。当时旧十八都分设苏庄、富户、余村三个乡。去这三个乡要翻越一条“上七下八”的“解元岭”。据说，到达解元岭背凉亭，可以眺望到江西境内的三清山。那时我年轻，腿脚灵便，独自一人翻越解元岭，沿着被磨得光滑的石板路，上岭时，三步当作两步行；下岭时，则连蹦带跳奔跑，想尽早到达凉亭。

“解元亭”建于何时无法考证，长5米、宽4米，凉亭周边尽是青翠欲滴的草木，微风吹来的氤氲白雾，从亭子这边流入，又从那端淌出去，像雾化的流水，更像仙人过后的云雾飘动。从山间传来的百鸟啼鸣，以及泉水的流动声，清晰悦耳，令人似进入仙境般的境界。天气晴朗的日子，连绵起伏的山峰，没有云遮雾罩，远处隐隐约约的山峰，虽无法考证是否三清山，但内心认为看到三清山而满足，于是便兴致勃勃地继续赶路。然而遇到梅雨天气，眼前一片白茫茫，高低的山峰在雾海中飘动，这时只得在亭内环视柱子。横梁上，因温暖气候的影响，爬满

青苔。隆冬时节，大雪封山，踩着“嘎吱嘎吱”作响的白雪，走到半山腰，看到皑皑白雪中，凉亭已被封顶，此时脑海中便浮现出了《水浒传》中林冲“风雪山神庙”的情景，这时，便会警觉地思考：在这深山老林中，万一遇到特殊情况，应如何应对……

凉亭，还有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，每当进入路边凉亭时，总会看到柱子上、墙壁上，用木炭等涂写的对联或××到此一游等，这些大都是有感而发，难觅像样的诗作，更无唐代杜牧“日晴空乐下仙云，俱在凉亭送使君”的诗句，也没有元朝周伯琦作的“凉亭千里内，相望到东西”的名句，不过，偶尔也能看到描绘风光秀丽景象的“居高临下望，千山翻绿浪，小径盘山岗，山寨雾中藏”的赞词。

山村凉亭，不仅独特，而且还有美妙动人的民间故事。芹阳办事处密赛村桥上自然村，北山下的密赛淤小山岭脚，有座建于明朝的“石梯亭”，它四周悬崖峭壁，岩石高耸。为便于行人，从密赛淤叠石阶60余级，人称“云梯”，在顶端建造石木结构凉亭——“石梯亭”，它长约两米、宽两米，亭内设供奉佛像阁楼，阁楼两旁柱子上，有徽州名士方兆坚题写的“六十级升君于履，三千界往返人游”联句。凉亭两边门柱上，有一副楹联，上联：“立足要牢，过得去，莫寻烦恼”；下联：“回头欲速，吃些亏，还算便宜”。

传说，古时有家住中村曹门的兄弟二人，为争执祖传遗产，官司从县衙到府里，经审理，互不相让，便继续去杭州过堂；两人途经“石梯凉亭”，在亭内坐下歇息。无意中，看到凉亭门柱上楹联时，兄弟二人心有感悟。哥哥对弟弟说：“我们争执的都是祖传遗产，何必互不相让、自寻烦恼？”弟弟也说：“是呀，兄弟间何必争执不休呢！”兄弟二人领悟了楹联所表示的含意，便在凉亭内协商了结解决了久拖未决的矛盾。

故事虽属传说，如今楹联虽因亭塌柱倒字毁，但以此为鉴，还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。